

作为审美化对象的日常生活的现代性特征

李超前

(湖南师范大学 文学院, 长沙 410081)

摘 要: 作为审美化对象的日常生活具有现代性的某些特征。现代日常生活中的现代审美具有一种内在矛盾: 一方面被现代社会所控制、规范和压抑, 另一方面又要肩负起反抗和超越的使命。因此, 日常生活审美化既是现代人的日常生活困境的一种表现, 又是对现代人日常生活困境的一种回应。

关键词: 日常生活; 日常生活审美化; 现代性

近几年来, 日常生活审美化似乎成了学界的一个时髦用语, 学者对此问题也进行了多方面的研究。其中一个比较引人关注的领域即作为日常生活审美化对象的日常生活。

—

什么是日常生活? 不同学者对这个概念有不同的界定, 列斐伏尔认为: “日常生活与一切活动关系密切, 它涵盖了有差异和冲突的一切活动; 它是这些活动聚会的场所, 是其关联和共同基础。正是在日常生活中才存在着塑造人类——亦即人的整个关系——它是一个使其构型的整体。也正是在日常生活中, 那些影响现实总体性的关系才得以表现和得以实现, 尽管总是以部分的和不完全的方式, 诸如友谊、同志之谊、爱情、交往的需求、游戏等等。”^{[1]97}而赫勒则认为: “如果个体要再生产出社会, 他们就必须再生产出个体的自身。我们可以把‘日常生活’界定为那些同时使社会再生产成为可能的个体再生产要素的集合。”^{[2]3}我国学者衣俊卿则将其定义为“以个人的家庭、天然共同体等直接环境为基本寓所, 旨在维持个体生存和再生产的日常消费活动、交往活动和观念活动的总称, 它是一个以重复性思维和重复性实践为基本存在的方式, 凭借传统、习惯、经验以及血缘和天然情感等文化因素而加以维系的自在的未分化的活动领域。”^{[3]375}

尽管理论家们有这样那样的界定, 但形象一点来说, 日常生活就像是我们所站立的大地, 没有人能离开这个大地生活, 它是人们最现实、最具体的生活实践, 只是我们常常忽略它, “作为一种人类最基本的生存形态, 日常生活始终被认为是一个非本质的, 次要的领域。”^{[4]52}直到 20 世纪, 它才重新回到人们的视野中, 成为人们关注的热点问题。按照某些学者的说法, 日常生活应该是一个比较晚近才发展出的问题, 比如说, 法国哲学家列斐伏尔就认为日常生活是一个现代性的概念, 他认为在前现代社会中, 日常生活与我们今天看起来比较特殊的人类活动(如科研, 哲学和艺术等等)并没有分离开, 人与人, 人与自然, 生产与消费都未出现明显的分化, 日常生活与非日常生活还不是一个区分性概念, 而是一个整合未分的概念。到了现代社会, 由于分工和交换的发展、现代国家的产生, 才导致了日常生活的抽象和异化, 日常生活也因此由充满感性和活力的领域变成了一个刻板、重复、无意义的地方。赫勒也认为, 日常生活是一个较晚期的概念, 他认为: “在前现代社会安排中, 日常生活和制度化的生活之间的区分是模糊的, 尚未充分发展起来……在现代社会安排中, 日常生活被压缩了。它只包括家庭邻里中的生活。”^[5]到了 17 世纪末, 日常生活一方面与人类其他一些专门活动融合; 另一方面, 相对于科学、艺术、哲学等专门活动, 其地位不断被贬低, 因此日常生活进入现代化的框架而成为一个现代性的问题。

*收稿日期: 2008-11-06

作者简介: 李超前, 男, 湖南张家界人, 湖南师范大学文学院硕士研究生, 主要研究方向为文学理论。

我国学者衣俊卿认为日常生活作为现代性的问题被重新发现与西方近现代的历史进程密切相关。一方面,西方的现代化进程打破了传统田园牧歌式的封闭的日常生活世界,进入政治、经济、科学、艺术等充满竞争但又富于创造性的非日常生活世界不再是少数人的特权,而是越来越多人的权利和义务。这要求人们改变思维模式和行为方式,实现自身的现代化。另一方面,非日常世界与日常世界的分化或对日常世界的超越在极大发挥人的创造性和提高社会生产力的同时,也带来了负面效应,这就是困扰着现代人,尤其是20世纪人的深刻文化危机。正是这两方面的相互交织,把人们习以为常、熟视无睹的日常生活从背景世界拉回到了前台。^[6]

二

我们认为,作为日常生活审美化对象的日常生活,就是这个从背景走到前台来的日常生活。那么,这个走向前台的日常生活到底是怎样的日常生活呢?它又具有怎样的现代性特征呢?人们对这个新近出炉的日常生活认识存在着巨大的差异。周宪把存有不同差异的人大概分为了两类,一类是以韦伯、海德格尔和阿多诺等人为代表,他们认为“现代社会的日常生活是一个纯然被规范化、被理性化的领域,它已经完全异化为压抑一切创造性活动的力量,它与真正的艺术审美精神格格不入。”^{[7]70}其本身也就不可能存有救赎的可能。比如说韦伯就认为现代化的进程其实就是理性化的进程,现代生活将被工具理性的“铁笼”所控制,他在20世纪初就预见我们的现代生活,认为就这种文化发展的最后阶段而言,确实可以这样说:“专家没有灵魂,纵欲者没有肝肠,这种一切皆无趣的现象,意味着文明已经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8]176-177}而海德格尔则把人们日常的存在方式称为“此在的沉沦”,“此在”被抛入了“非本真的日常生活的无根基状态和虚无中”,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反而陷入了无家可归之境。第二种观点则恰恰与第一种观点相反,持这类观点的人认为,不对日常生活作出完全否定的评价,而应该将日常生活视作反抗的阵地,这一类主要是以哈贝马斯、卢卡奇和列斐伏尔、赫勒等人为代表。他们也认同日常生活被异化的观点,但同时他们又认为,普遍异化的日常生活自身也包含着矛盾

的因素,包含着他者,保持着积极的意义。随着20世纪50年代大众消费文化的兴起,前者靠精英艺术拯救日常生活的计划破产,而后者靠日常生活本身作为反抗的阵地的理论却得到充分实践,成为20世纪后半叶的主潮。

我们认为20世纪的日常生活实际上包含了两种特性,亦即鲍曼在其《流动的现性》中所概括的两种现代性,一是当前建立在大众传媒之上的轻灵的、流动的现性;一是往日建立在福特主义基础上的沉重的、固态的现性。这两者合起来构成了作为日常生活审美化对象的日常生活的特性。20世纪来的日常生活审美化历程也可以看做是对前面两种现代性的某种回应,比如说达达主义等先锋派在一战后的兴起,就可以视作对“沉重”和“固态”的拒绝;现代大众文化与消费文化则就像一对孪生姐妹;日常生活的影像化与符号化则在某种程度与建立在大众传媒之上的轻灵的、流动的现性相呼应。现代性的这两种特点使得现代审美具有一种内在矛盾,即它一方面被现代社会所控制、规范和压抑,另一方面又要肩负起反抗和超越的使命。就拿旅游这种普通的日常活动来说,齐美尔曾经提到旅游、冒险活动是借助“审美”来逃出平淡的日常生活的尝试。但是到了居伊·德波那里,旅游业则不过是商品流通的一种副产品,旅游其实不过是去观看什么将变得陈腐庸俗的一种机会。显而易见的是,二者对旅游的不同认识恰好反应了鲍曼对现代性的“轻”与“重”的划分,前者在福特主义之下,旅游则可借助审美对“沉重”和“固态”的日常生活作出拒绝或逃脱;而后者则在消费社会和传媒时代里,昔日作为对日常生活进行反抗的具有“审美”意味的旅游在此时亦被商品化和符号化,深深地被现代社会所控制、规范和压抑。但这并不是说他们各自的观点错误或者片面了,相反,这正充分反应出20世纪现代日常生活自身所具有的深刻的内在矛盾,也解释了上文所举的例子中人们为什么会对日常生活有着截然相反两种看法。

三

在这样的背景下,所谓日常生活审美化实际上既是现代人日常生活困境的一种表现,又是对现代人的日常生活困境的一种回应。王炜曾指出:“日

常生活所具有的审美性,是个人与现代社会之间辩证关系的表征。这种关系进一步发展,资本主义社会就不再是韦伯所考察的新教伦理发生关系的那个社会了,新教伦理所提供的合理化被另外的合理化所取代,社会逐渐地进入消费社会。信仰的问题不是由宗教去解决,而是由社会 and 商品来解决。日常生活的审美化就可以看做是这样的解决途径之一。”^{[9] 163}只是我们在此种背景下依然要发问,日常生活审美化是依靠什么样的艺术或者美学话语来回答现代人的日常生活困境问题的,是审美将乌托邦的光环赋予了日常生活还是我们的日常生活本身就已经审美化了?许多学者对后者持肯定态度,比如说德国学者韦尔施认为“日常生活审美化”已经渗透到西方社会的方方面面。英国学者费瑟斯通则认为日常生活审美化有三种呈现方式,分别是艺术的亚文化、将生活转会化为艺术作品的谋划和充斥于当代社会生活之经纬的迅捷的符号与影像之流。我国的一些学者如陶东风、王德胜、金元浦等人,也认为我们的社会生活本身有向审美化转向的趋势,并呼吁对此现象引起重视。但是对前者,恐怕我们大多会持保留态度。毕竟,现代性的日常生活与琐碎、平庸、去中心化、烟消云散等词汇联系在一起,仿佛很难持有“乌托邦”这样一个具有形而上意味的词语。究其原因,我们认为是审美一词的语境发生了变化。我们常常所说的日常生活审美化有一个重要的语境,即“消费社会”和“后现代社会”,消费文化、媒体文化不可避免地构成了日常生活审美化中的重要话语,因此,当我们现在提起审美化一词时,往往会想到由商品及其服务构成的审美化,“商品+形象=美,这个公式似乎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当代日常生活审美化的真谛”。^[10]这种审美化显然是与传统日常生活中审美的意义是不一样的,而其中一个很大的不同就是现代日常生活审美化中的审美在某种程度上失去了传统审美所具有的乌托邦性质。

因此,作为审美化对象的日常生活是具有特定所指的日常生活,现代社会整体性的变迁,使得现代日常生活与传统日常生活相比呈现出了巨大差异。在现代的日常生活中,现代审美具有出一种内在矛盾,一方面审美化是现代世界的一种整体性倾向,它将日常生活中的一切都纳入自己的体制之中。一方面审美又必须承担对现代世界和现代日常生活的反思功能。而这个矛盾的实质实际上是以一种新的审

美逻辑来建立一个新的精神秩序的问题,这也是人们对日常生活的审美化所带来的后果持有争议的原因之一。在大众文化和消费文化的背景下,日常生活审美化与传统审美文化出现了很多差别,这个差别借用某学者的观点来说就是,历史上的审美主义派别很多,但无一例外都把美视为最高价值,有着对美的敬畏;但我们现在的日常生活审美化则把美当成掌中之物加以把玩,当成下酒小菜来消费;历史上的审美主义者把人生视为艺术品,但现在日常生活审美化的倾向是将美等同于那些精美的咖啡馆、美食厅、旅游胜地等,美在现代生活中俯拾皆是,仿佛人们的基本需要不是衣食住行,而是美。^{[11] 258}在这种趋势前,人们对日常生活的审美化的担心不无道理——到底是日常生活侵吞了美,还是美改造了我们的日常生活?如果说日常生活审美化席卷了一切,那么美学的批判性和超越性在其体制内又如何存在?这些都是在日常生活审美化研究中很值得思考的问题。

参考文献:

- [1] Henri Lefebvre. Critiques of Everyday Life [M]. London: Verso 1991
- [2] A·赫勒. 日常生活 [M]. 衣俊卿,译. 重庆:重庆出版社,1990
- [3] 衣俊卿. 衣俊卿集 [M]. 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5
- [4] 周宪. 文化现代性与美学问题 [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
- [5] 周宪. 日常生活批判的两种路径 [J]. 社会科学战线,2005(1).
- [6] 衣俊卿. 论日常世界与非日常世界——透视人类社会结构的新视角 [J]. 学术交流,1992(3).
- [7] 周宪. 文化现代性与美学问题 [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
- [8] 马克斯·韦伯.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 [M]. 彭强,黄晓京,译. 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
- [9] 王晓路,等. 文化批评关键词研究 [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 [10] 周宪. “后革命时代”的日常生活审美化 [J]. 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4).
- [11] 李晓林. 审美主义:从尼采到福柯 [M].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

(责任编辑:黄声波)